

6. 問題與討論

Q: 台灣是一個海島，我們的文化以兼容並蓄著稱。事實上，我們的文化，一方面是繼承中國、一方面是美國文化所融合而成，我們要如何從這麼多文化中，最後找到自己的定位？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歷史是一個很大的脈絡，我們不應該過於執著，應該要追求自己的本心，但是到底要追求什麼才算找到自己的本心？

A: 第一個問題有關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台灣文化中有來自中華文化的傳統，由於台灣歷史的斷裂，後來有外來文化進入等等，這一個講法基本上是不錯的。但是要更進一步思考，我們可以分成「文化的深層結構」與「文化的表層結構」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所謂台灣文化的深層文化是什麼？是漢文化，在台灣的人由人類學來看是漢人，它是廣義的中華文化的人，因此你剛才講到的外來文化種種，是由於政權的斷裂而來的，基本上是在台灣文化的文化的表層，不是台灣的深層結構。舉個例子，在 1937 年以後，中日戰爭展開，日本在東亞殖民地特別是韓國、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人改姓日本姓、不可以拜祖宗、不可以講台灣話，要講日本話，日本話講得特別好的，會被賦予「國語家庭」的榮銜，戰爭期間的配給會比較多，但是即使用這樣的措施，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並沒有成功，台灣的大姓氏是林，他們改成日本姓以後，改為「小林」，保留自己漢姓的根。由此可見，所謂「台灣文化是多元的」這一句話必須要釐清，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但是「多元」是台灣文化外層的表現，深層結構的話是漢文化。未來台灣文化發展的方向，一定是在不排除漢文化的基礎上來吸收漢文化最深層、最好的部分及其價值系統，才能夠走出一條新的道路。現在有些人把文化領域的「文化認同」，和政治領域的「政治認同」混為一談，以至於引起諸多不必要的誤會。

第二個問題是心學的問題，講到東方文化的心學傳統。中華文化、日本的神道教，甚至是印度教，通通是歸結到心的問題，中華文化對人心之微妙更有深刻的認識。人心頃刻之間，可以升天、可以沉淵，心是難以捉摸的，但是，「心」是一切變遷的根源，中華文化對人「心」之變化有很深刻的認識。不是有「心猿意馬」這句話嗎？它的意思是指人的心是這樣的可以同時處理很多資料，人的心頃刻之間可以從地獄到天堂，因此東方的文化傳統，對如何使人成為「心」的主人，有最精采的思考。我們生活富裕，比較沒有韌性，讓我們互相共勉，回歸「心」的本質。

Q: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所看到的史料，因為沒有真正參與，我們不能確定真假，要用什麼態度面對這些史料？問題二是說，學歷史的人不能沒有良心，那「良心」是什麼？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所謂的歷史到底有沒有善或惡，或者是對或錯？第三個問題是，人的居住空間是有限的，但是時間是延伸的，我們對於史蹟保留的問題，古蹟會不會是空間的負擔？第四個是我個人對台語古音語言的

美感感興趣，請問高中生在哪些地方可以學習到這一類的語言？

- A: 先從第四個問題開始，就是台語學習的問題，我覺得是可以自修的，有很多台語的字典，我自己以前常用的是十九世紀晚期一個來台灣傳教的傳教士甘為霖所編的一本字典，常常去讀，我們就知道口語和文讀音的差別，這是可以自己學習的，只是需要時間。

你說到「時間的無限性」，微積分發明以後，「無限大」的觀念開始進入人類的思想史，這對人類長期以來的傲慢感的矯正幫助很大，人知道宇宙的無窮。時間無限、空間有限，古蹟會不會變成空間的負擔？我相信不是，古蹟正是把空間加以時間化，並且把無限的空間，經由古蹟把時間點加以凝固的行動，而賦予它空間的意義，如果沒有古蹟，我們就無法憑弔過去歷史的種種，古蹟當然不是一個負擔，我非常鼓勵各位同學去看古蹟。

另外，就是歷史學家應該要有「良心」，但是問題是我的「良心」和你的「良心」不一樣，怎麼確定那個「良心」是正確的？「良心」固然可以有它的時間性、空間性，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良心」是指超越時間、空間，人類普遍接受的永恆價值。那一些永恆價值，常常會被短程的階級利益、國家利益所扭曲，近代歷史上，中外左右各派都常常用短程的利益來扭曲長程的人類永恆價值。

史料的真假如何判斷？在這裡是一個實證主義的思考，實證主義的思考是形式主義的思考，因此大部分是不正確的，對真理的掌握是有限的。在這裡有一個「史料的層次性」問題，史料在這個層次上面使用是假的、沒有用的，比如說有一本書叫《孔子家語》，據說是孔子在家講的家常話。其實那本書是偽書，是晉朝的王肅（195-256）所竄寫的，那一本是假的書，假的資料，因此不可以用來研究孔子的思想，但是那一本書可以用來研究魏晉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所以史料有層次性，看你如何運用，這時候就看出你的才氣，一個沒有訓練、笨拙的歷史學家，走遍一片史料的森林，找不到一根可以砍伐的木材，但是一個有訓練的史學家走進一片森林，可以分辨哪一種木材可以做成奇木，所以，史料層次性的分辨及其使用價值，就非常重要，這是專業訓練。

- Q: 在我們學習歷史當中，會根據一些史料或是考古作為考據，發展我們的歷史，當這些歷史能證明的部分出現斷層，比如說還沒有被發現，或是還沒被統整出一個可被理論證明的事實的時候，很多人會加入自己的看法和理論，這些理論要如何跟真正的事實作一個連結？第二個問題是，課本裡寫到台灣人是哪四種，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我想請問從史學家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省籍真有那麼大的必要性嗎？本省和外省如果以民國 38（1949）年為分界，那真正的本省人到底是什麼？如果這樣原住民比我們早來，他們是不是應該才是本省？
- A: 關於剛才的第一個問題，我們任何研究應該從事實出發而不從理論出發，是事實先於理論，經驗研究先於玄想。目前台灣有所謂的四大族群，這是一種政治

的語言，不是學術的語言。至於第二個問題，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人，這個後天的省籍居然成為分判台灣四大族群的標準，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如果從人類學觀點來看，台灣的人除了原住民之外通通是漢人。

Q: 古今中外，無數的當權者掌握權力以後，會表現出權力的傲慢，那麼知識是不是也是一種權力？有沒有所謂知識份子的傲慢？

A: 有的因為「知識」越來越是一種「權力」。我常常覺得一個人有了財富、地位、學問，要能做到不傲慢是很大的問題，這是生命最大的挑戰，王陽明(1472-1528)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²⁰」。各位同學，人都非常有限，要如何去除我們的傲慢與偏見？時時自我反省是非常好的辦法。

²⁰ 王陽明：〈與楊仕德薛尚謙〉，收入：《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68。